

●海南人民出版社

●杨小云 著



# 抓紧生命线

# 抓紧生命线

● 杨小云 著

● 海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 · 海口

· 1988 ·

责任编辑: 王 晓  
封面设计: 邹小工  
版面设计: 李 均

书名: 抓紧生命线

作者: 杨小云

出版: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印刷: 四川滨江印刷厂

1988年7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
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5.5

印数 1—70,000册

字数 151千

ISBN 7-80541-190-5/I·28

定价: 1.85元

## 写在前面

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命线。

它可能长到无限的永恒，也可能短到刹那的闪现。没有谁能预知它的长度，但主宰它的是您自己，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。人生的路途，各人不同，有时顺畅平坦，有时崎岖坎坷，唯有借着坚强的意志，一步步地往前走，一如勇者，无畏任何横逆阻挠，跌倒了再爬起，失败了重新再来。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，都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生命线，不能轻易咬断它；尤其不能失去生的意志，向死神投降。

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社会的进步与变迁，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寂寞与疏离感；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文明，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日益薄弱；现代人不知不觉中都带着一层面具，千篇一律地在掩饰自己。人们一方面渴望着真情，一方面又在无形中排拒着，于是在心理上产生了困扰、矛盾、孤独、空虚、紧张、冲突……等种种压力。人性本是软弱的，一旦无法承受这些精神上的压力时，小则

产生忧郁、灰心、失望，自暴自弃；大则变得绝望、厌世，走上自杀的道路。

在这个时候，您需要一份关怀，一些鼓励，一点勇气来协助您恢复心灵上的创伤，重燃起希望之火，将痛苦减轻到最低程度。

到哪儿去找这些呢？谁能帮助您呢？

当您觉得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时，不妨暂时攀住另一条无形的“生命线”——一个提供服务，使绝望或企图自杀者，获得生存的勇气，并辅导有关男女、夫妇、家庭、人际、经济、法律、教育、疾病、心理、生理等问题的人民团体。

生命线（Life Line），于一九六三年起源于澳洲雪梨。在这之前，欧美各国即已展开了电话协谈及自杀预防工作，目前遍及一百多个国家。

台湾的“生命线”，在一九六九年正式创设于台北马偕医院，先后在高雄、新竹、台中、屏东、台南、基隆、彰化等地相继成立。他们本着博爱精神，以服务社会，增进人群健全幸福为宗旨，借着守候“生命线”电话，向求助者伸出关怀、安慰、鼓励、友谊与热诚的双手，给失意人以勇气，给绝望人以希望。

它的组织成员，是一群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志愿义务工作人员，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，献出自己的时间与爱心，默默的守候在电话机旁；在尊重个人秘密的原则下，等待着倾听您的心声，为您分忧解愁；本着助人为快乐之本的

原则，不计报酬，不辞辛劳地为社会人群服务。

十一年来，已有上万的人，因“生命线”的帮助而抓回了原将割舍的生命，重新在人生路途上起步前进；今后，他们仍将坚持初衷，继续为社会大众服务。

这里所提出的，不能算是一些个案，也不必以研判的眼光去衡量它的真实性，它只是一些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。希望借着它，或多或少的给您一点启示，您会因此更珍视自己的生命，更勇敢地活下去，牢牢地抓紧自己的生命线，不但要无限的延长下去，并且要使它发热、发光。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.....	1
我不要活了.....	1
妈妈要我嫁.....	8
是我害了她.....	17
有人要抢我丈夫.....	28
婆婆，我也是人呀！.....	39
洞房惊魂.....	47
X夫人.....	55
黑流.....	61
母亲四十四.....	71
明天，不见！.....	80
没头的影子.....	89
心桥.....	100
爸，请您原谅我.....	107
断线.....	118
那一个夜晚.....	125

再生.....	134
站起来.....	141
终点.....	147
后记.....	158
附录：大笔如椽.....	梁实秋



# 我不要活了

今天是美怡第一次正式当班。

经过两个月的训练，一次次面谈甄选，三个月实习，终于站到第一线，开始真正接触这份神圣的社会工作。

走进办公室，脚步是轻松的，心情却是紧张的。

大夜班的义工正埋头在写纪录，看到美怡进来，抬起疲倦的睛眼瞅了她一眼后，又匆匆地振笔直书，看样子昨晚的电话一定很多，到这时报告还没写完。

美怡悄悄地坐在一旁，取下一个个案纪录翻阅着，一星期间竟增加这么多的纪录卡；记得上星期最后一次实习时，这本纪录才只薄薄的几张，如今……？

“你是这一期的新义工？贵姓？”

“是的。我叫潘美怡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“指教不敢当，我只比你早来一年。哦，我要走了，还要赶去上班，再见。”

好啦，一间办公室里，除了电话之外，就只剩下美怡

一个人了，看看表，才不过七点三十五分，这么早，该不会有有什么重大的事故发生吧！但原没有，至少在同班的余友莉没来之前，别有什么惊人的事出现。毕竟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当班呀！美怡一边看纪录，一边暗自祈祷着。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
电话铃声划破寂静的空间，像一串铃铛般地敲乱了美怡的心，来不及思索，她立即抓起听筒，同时告诉自己：“要冷静，要冷静。”

“喂，这里是生命线——”美怡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诚恳亲切。

沉默。

“喂，这里是生命线，请问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服务吗？”

依然沉默。

怪了，难道是跳线，或是拨错号码？

想挂断，不行，这不是私人电话，是生命线哪！对方一定有什么困难，或者觉得难于启齿。

于是，美怡再一次用礼貌而真挚的语句耐心地询问着。

许久之后，耳机中隐约地传来啜泣声，好像是个小姐。

“小姐，你很难过，是吗？”先体认她的情绪。

啜泣声加大，充满了哀怨。

“小姐，如果你很难过，就让自己哭出来，或许这样

心里会舒服点，等你稳定之后，再告诉我是一回事，好吗？”

哭声一直继续着，美怡不再多言语，静静地接纳对方的悲痛之情。三分钟后，哭声渐渐止住，传来娇弱、幽怨的声音。

“我，我不要活了……”

美怡的心又是一阵战栗，真是件棘手的个案。

“小姐，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“有！对我来讲已经严重到使我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哦——那，你愿意告诉我吗？有个人讲讲，总比一个人闷在心里好，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姐，请你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，我们随便谈谈，好吗？”

“嗯，我一个人也快憋死了，昨晚一夜没睡……我实在不懂，男人为什么那样善变，那样狠心，四年多的感情，能够说丢就丢的吗？”

美怡没有接话，用心地听着。

“都说女人善变，其实啊，男人才是最善变的动物。而且男人更现实，更看重得失利害，为达目的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甚至出卖自己，哼！臭男人，最可恶！”

“前几天，我买了一些安眠药，打算一死了之，也免得活着受罪，这种罪真比死还难受。你想，自己的爱人要跟旁的女人结婚，叫我怎么受得了？叫我怎能不伤心欲

绝？一千四百多个日子，彼此相知、相恋、相依的度过，能够像水龙头一样说关上就关上吗？而且，我已经……”

“不能——”

“他不给我任何解释，也不做什么交待，只是避不见面。去找他，明明听见他的声音，家人却硬说他不在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后来他家人一听见是我声音立即挂断，你说气不气人？”

“可能是他有难言之隐，或是感觉内疚而怕见你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不过我是非要弄个明白不可，多方探听之后，终于知道了其中道理，他，他比我想像中更卑鄙、下贱！”

“……？”

“告诉你，你一定不相信，原来他们家亲戚替他做媒，对方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，除了两百万陪嫁外，还有一辆汽车，一幢供他开医院的楼房，哼！听说那个女的比他大两岁，人又长得丑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真是出卖自己的男人。

“我知道，他老早就希望开一家医院，以他的能力是不大有可能，而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，父亲是种田的乡下人，对他的心愿实在是帮不上忙；可是，他该知道，我是真心对他，把我能给他的全给了他……过去，我常劝他毕业后到乡村的卫生所工作，那儿最需要医生，我也可以换个学校教书，离开台北，过一种纯朴淡泊的生活。他总是嗤之以鼻，笑我胸无大志，他要当一个名医，在一流设备

的大医院里替有钱人看病的那种名医。每回我们一谈到这类问题就吵嘴，我在伤心之余，也曾想过和他分手，但是——女孩子一旦动了痴情，牵住了痴筋，怕是十匹马车都拉不动，依旧对他好，依旧毫无保留地爱他……没想到，今年七月他刚一毕业就露出了这么丑陋的面目……”

“这位小姐，听了你的遭遇，我真是十分同情。但是，另一方面也替你庆幸，”美怡开始针对问题，疏导案主的情绪。

“庆幸？！”

“不错，庆幸，庆幸你及早发现他的真面目，如果不是这件事，你可能一直执迷下去，对他的感情也越陷越深。再说，你们的个性，在基本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异，若是勉强结合，势必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理想，那样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痛苦，你想对不对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个人在遭受这么大的刺激之后，悲伤是必然的反应，一时间，你可能无法克服这种忧伤、挫败，失落的感觉，这些都是短促且强烈的反应。不过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相信会慢慢恢复常态的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在这种反映的冲击下，千万不能做任何傻事。你的那些药呢？”

“还在——”

“赶快把它丢掉，连同这一段不值得眷恋的感情一起丢掉。”

“我……”犹豫。

“你是聪明人，只是不愿意面对事实而已。想想看，父母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你忍于伤他们的心吗？看看这个世界，到处充满着温暖与希望，前面还有许多美景等着你，不要轻易停下脚步哪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通知道，也常常这么告诉自己，只是，感情是很难控制的呀，我总忍不住地会想到他，会难过。”

“我懂，这需要一段时间，时间会像慈母般抚慰着你的创伤，使你的痛苦减轻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必须努力克服心中郁闷。要知道，没有人能替你受苦，也没有人能替你生活，一切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”

“嗯……？”

“任何事情都有许多的层面，你不妨换一个角度去分析这整件事，多想自己获得的，少想自己所失去的。”

“好，我试试看。”

“现在，你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？”

“嗯，非常谢谢你，以后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你吗？”

“随时欢迎，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同仁都很愿意接听你的电话。”

“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放下电话，美怡大大的松了口气，握着听筒的右手痠麻无比，背后的衬衫湿得透透的。有人在她肩上轻拍一下，是余友莉。

“嗨，你真不赖嘛，讲得头头是道的。”

“还说呢，紧张死了，待会儿看你的。”美怡笑着说。正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又响了，美怡看了余友莉一眼，她脸上的表情正和自己方才一样。

“该你接了。”美怡鼓励地看着她说。

“我？”

“对啊！接电话，别忘了现在你是生命线啊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余友莉换上一脸郑重，握起听筒，深呼吸一口然后说：“这里是生命线……”

## 妈妈要我嫁

才不过五点十分，办公室里已经浮荡着慵懒闲散的气息了。除了心梅之外，每个人都急着清理桌上的东西，整理自己的仪容，准备下班。

心梅握着原子笔的手，一直悬在桌面的报表上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目字，像蚂蚁般地开始蠕动，钻过皮肤，爬上心田，引起阵阵麻兮兮的刺痛感。每天，这个时候，人家是高高兴兴的期待着下班的铃声，心梅却是心怀恐惧的躲避着。下班，对她来讲，不是一天的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，她必须走出窝身的地方，去面对人群，面对现实，面对母亲。

讨厌的铃声还是响了，同事们一涌而出，才一眨眼功夫，偌大的办公室，就剩下心梅一个人了。夕阳的余晖，透过玻璃洒了一桌子，淡金色的光，充满了柔媚的色感，有如一个知己好友，静静地伴着孤独的心梅。

走出办公室，面对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心梅不由地停下脚步。



往那儿去呢？

回家？

想起母亲那张不加掩饰的失望的脸孔，用那么一种近乎责备的语气，跟在身后唠叨着：“怎么一下班就回来？没去玩玩，办公室里那么多同事，就不知道大家一块聊聊，吃个小馆什么的，这么大了，还让人操心，整天躲在家里，哪会有机会认识什么人呀……”

同事一大堆，来来去去的调动，她从新人做成老人，升为资深的组长，那些刚毕业的小男生们，个个嘴上像涂了蜜似的何姐姐长、何姐姐短的叫个不停，就没有谁主动约过她。去年，新来一个姓王的小伙子，人长得普通，嘴特甜，成天围着心梅转；那一阵子，心梅每天都刻意地修饰自己，尽量显得年轻、娇俏，暗地里却暗暗地渴望着；终于，在一份公文内发现了一张纸条，约她共进晚餐，心梅几乎是捏着一颗心前往，回来时手上捧着的是一堆破碎的梦。原来他的目标是坐在心梅旁边的钟小姐，心梅不过是一座通往彼端的便桥……同事，表面上对她礼貌、客气，背地里总是挤眉弄眼讥笑地叫她“老小姐”，跟同事玩玩？心梅自嘲地笑笑。

从什么时候起，妈妈变得“怕”她按时回家，星期天，总用尽心机赶她出去，好象只要一离开家，马上就有机会，立即会遇上能娶她的男人似的。好几次，她被母亲唠叨得走投无路，只好独自到街上闲荡，看电影、逛公园、压马路，象个流浪汉似的由东到西，从清晨到黄